



東華三院

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

賽馬會復康中心

140  
TWGHs 140th Anniversary  
東華三院一百四十周年

2010年10月

8

學習、實踐、分享、互勵，  
令生命的花朵在每個人的心中綻放。

## 擁抱夕陽服務計劃 季刊

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命故事，若我說院友的故事能夠因為我們的工作而變得動聽，這是否過於跨張、過於浪漫化、還是確實可以做到？

昨天，是流逝了的歲月

有一次前往醫院探病，院友病情嚴重，愁眉深鎖。與病榻上的她談及往事，我問到婆婆當年少女時期被追求的情況，聽著婆婆娓娓道來，說來神采飛揚，原先的倦容與愁懷頓時一掃而空，臉上更重現燦爛的笑容。

古代一位哲人曾說：『你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，因為流向你的水永遠是不同的水，而第二次踏進河流的你也不是過去的你。』人生的經歷就如流水般不斷沖逝而去，但不爭的事實，就是那些歲月是真實出現過，亦是獨一無二的。

昨天，也是流金的歲月

對於往事，每人都有不同的態度，有人喜歡緬懷、有人認為是浪費時間。尤其是活在今天這個講求速度與嶄新的世界，這刻有高清電視，下一刻已有立體電視，要應付目前還勉強可以，要花時間懷緬「舊事」，或許已是奢侈的事。然而，人生回顧在很多關於晚晴照顧服務的規劃中，都受到重視和肯定，我們的院舍也早就有為院友做人生回顧。「值得嗎？」活在這「有前無後」的世界中，作為照顧者，我們自問在心底裡有否這樣的質疑。

人生回顧是涉及生命的分享，我們的態度主宰著它的效果，所以先要問值得與否的問題。而所謂效果，並非只限於能夠為院友寫成一本生命紀錄冊，因為這樣容易忽略在過程中的「發掘、分享、肯定」，這是我認為生命可以因您而動聽的元素。

在過程中，我們要耐心及敏銳地協助院友回顧那些對他/她有意義的前塵往事，要發掘是因為有時連他們自己也忘記了或者他們的記憶力已有限制，而且還要有興趣去問、去聽，亦會用心去回應。一切要出自真誠，這種源自對生命欣賞的互動，對院友來說，是對其人生的一種肯定與欣賞，亦因為如此，其實不用過於拘泥故事的完整性，那怕只是一些片段，只要院友和我們都享受其中已經足夠。(待續)

生命因您動聽

頤樂護理安老院主任 盧耀文



社工 馮宜樂

感謝這裡我所認識的每一位院友、學員，感謝你們教我生命的意義。

在我還未入職以前，無論舊同事還是外行的親友，都一度擔心我會否因為這份新工作而變得鬱鬱寡歡。

「吓，即係善終呀？！咁咪會成日都好灰囉！」

「吓，會有人死過，你唔驚咩？」

「嗯，做哩份工應該壓力好大……」

無疑，病患、死亡給我們帶來無力感、悲傷和痛苦。的而且確，眼見院友受著病患的折磨和能力的喪失，感覺真的不好受。記得剛入職的第一個星期，我便開始接觸這裡的長者和智障人士。當中，有些院友失去了活動能力，有些插著各式各樣的喉管，有些缺乏溝通能力，有些甚至有機會隨時死亡……眼看著院友床前掛著一幅幅以往身壯力健時拍下的相片、一個個自信的笑容，相對著眼前一副軟弱無力的身軀，那種落差，怎能教人不心酸？

不過，更叫人動容的，是生命的韌力。縱然身患重病、受著不同程度的痛苦，甚至有「不如早啲死好過」的念頭，但他們卻都在努力地活著。雖然他們常說「老啦，無用啦」，但在我看來，卻是一個個的生命鬥士——經歷過人生的各種起起跌跌，體驗過人情的種種，甚至身體上的病患痛苦，但他們仍然不向命運低頭，那份能耐，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就的。

因為他們的堅持，才能寫下一頁又一頁精彩的生命故事，以生命影響生命。就如南野（頤樂護理安老院院友），他十多歲就要親歷戰爭，試過徒步遊走長江幾百公里，還要眼巴巴看著同袍死傷，歷經十年的艱苦歲月；之後移民香港，睡過車站、路旁，還是相信「苦，人人都要經過；環境靠人創造，得一步一步來」；直至後來藉畫裙畫得以維持家庭生計，又得到基督教信仰的支持，他還是虛心的「將榮耀歸於至高神」，又以「能幫助人的要做，不能幫助人的，不做」為做人處事的宗旨；縱然去到生命的盡頭，他還是滿口祝福，滿心感激大家的照料和關心。

他的故事、他的勉勵，就時常存在我的心裡，給我鼓勵、給我提醒。除了南野，還有其他院友的，就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故事，還有互相的關懷和祝福，將我跟他們連結起來，縱然他朝死亡要來臨，也不能將我們分隔。

因為愛，我們活在大家的心裡面，互相滋養著，一同迎接生命給我們的挑戰。



*Palliative Care,  
Let love flow and share.*

# 護士手記



## 愛恨交纏的胃喉

護士（紓緩照顧） 黃玉珍

在醫生診症時，當要討論院友是否要插胃喉一事時，有部份家屬聲淚俱下地說：「這真辛苦，又無得吃，我看到他這樣子都很心痛，可以不用嗎？」反之，亦有些家屬認為：「有需要就當做，怎能白白看著他餓死呢？」，聽著家屬的心聲，我不其然對坐在一旁的院友問道：「對於要不要插胃喉，你自己又有甚麼想法呢？」大家才驚覺要插胃喉的是眼前的院友，為甚麼回答的是家人或是照顧者，我們總是忘記他的存在！

患者該不該插胃喉，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，當中亦難於有所謂絕對的答案。重點是要看這程序施行的原因？院友的身體正處於何種狀態？若果患者身體只是暫時因某種原因，失去食慾或進食能力，最常見是由炎症引發整體功能下降，短暫的人工哺餵，吸取營養是有其需要和果效的！但相反，若患者的身體有多種器官衰竭，或是已進入所謂人生末段時

候，已有相當多的文獻記載，指出這程序在此階段已經意義不大！與此同時，患者卻因為插了胃喉，他們要忍受喉管經鼻腔、食道插進胃部所帶來的不適，而且，每隔一段時間便需要更換喉管，同樣要忍受過程所引致的不適，另一方面，有些患者因為自行把喉拔掉，換來的是“適當”的肢體約束，失去了活動的自由，連自己搔個癢都不可以，當中的困苦可想而知。而另外一個絕少被考慮的，就是插喉對患者外觀的影響，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，連自尊都失去，到底從何去談質素呢？

但話說回來，這程序有否意義，不是筆者來決定的，院友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，在可以的環境下，讓有表達能力的院友，在知情知理的情況，有空間作出考慮，並決定自己到底應該用何種方法走下去，這樣才算懂得尊重、愛惜他們！

在現實之中，家人的參與和作出決定仍佔著重要地位，然而，無論是院友本身或是他的家人，要作出決定其實都有很大的矛盾與掙扎，這方面工作人員必須多加理解。不過，我仍鼓勵在這事件上，應該先讓院友發言，使他們可以自由說出真心話！



# 你預備好未？

活動幹事 莊紹梅



「醫生說我得了癌症……」義工在匯報他第一次做探訪時，聽到院友對他這樣說。義工說這措手不及的談話，令他不知如何回應。

大家都來想一想，當聽到的是你，你的感覺和反應會是如何的呢？在提供紓緩照顧服務的過程中，照顧者經常面對著院友身體情況的反覆、病情的惡化，甚至是面對院友的離世，大家要有這樣的預備，義工亦然。

當院友和我們說出自己的病情和擔憂時，要如何回應呢？這是義工們經常面對的難題。要安慰他說情況會有好轉，還是讓他繼續說下去，認同他的痛和不安呢？那種說法才是最佳的回應，說到底還是沒有一定的答案，這需要根據大家和院友在相處中，對院友的理解，從而找到令雙方都感到舒服的溝通方法。作為義工，要先問問自己是否已有聆聽這些話題的準備，因為在陪伴的同時，自己的心靈同樣需要照顧。每個人心靈的承載力都不一樣，當了解自己的害怕和忌諱後，才能夠慢慢作出調整。

我們對院友的陪伴與探訪雖只有片刻，但分享的卻是院友們精彩的人生，不論是過往的足跡或是現在的生活，好與壞，得與失，院友們信任我們，願意和我們分享，其實我們應該感到高興與自豪。而你又是否有這樣的預備，聆聽他們的心聲？


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  
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；  
你記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  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！

《偶然》徐志摩

義工們把與院友相處的感受，都記了下來，收集在「和你在一起」義工文集內，即將出版，敬請留意。

和你在一起，就是這麼簡單，也是這麼的美好！

督印人：袁漢林 編輯小組：盧耀文(編輯與設計)、黃玉珍、馮宜樂、莊紹梅、

地址：香港仔惠福道4號賽馬會復康中心D座1樓(擁抱夕陽服務計劃工作隊)

電郵：[ylsw02@tungwahjcrc.org.hk](mailto:ylsw02@tungwahjcrc.org.hk)

電話：28709150

季刊內各篇文章，歡迎回應

